

799830

10
39

震川先生集

docriver 文川网
古籍书城
入驻商家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

〔明〕歸有光著
周本淳校點

震川先生集
下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一

墓誌銘

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

孺人姓王氏，陳處士諱可樂之妻。父諱士高，以歲貢入太學。三娶無子。元配某氏，生女子一人。故處士受室，成禮於王氏之廟。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，家徒壁立，獨喜飲酒，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。卽賓至，酒醴羞膳，無不得所欲。太學君卒，乃歸於陳。未幾，處士病瘵，生一子，周歲矣。且死，顧謂孺人曰：「伯兄無子，可以兒與之。」孺人曰：「養老字孤，吾事也。」因泣下，截髮以自誓。時庚午之歲，大侵，道殣相望。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，且汲飪以承迎二親，甚艱難也。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，而喪葬之。命其子事其兄公，如夫之教。內外相依倚爲命，以迄於有成。

居無一畝之宮，在闐闐中，人罕見其面。尼媪往來富貴家，與婦人交雜膜唄，尤數從寡婦人遊，孺人一切謝絕之。晚年，目蝸眈朦朦然，甚不自得。醫至，却之，曰：「吾手不能與人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診視也。」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，六十有二而卒。時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也。於是
嫠居幾四十年矣。

初，處士之曾祖諱翊，中乙榜進士，授膠州學正，歷應山王府教授，嘗爲會試同考官。
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，自應山君始。家世讀書清貧，節行可慕尙也。孺人子一人，唐，縣學
生。孫二人，王道，縣學生；次王政。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。在白馬涇隨字圩
之新塋。其辭曰：

兩儀奠位，自初有民。陰陽會合，男女貞行。聖人因之，秩爲典常：法則天地，垂象咸、
恆。王道陵遲，關雎二刺興。鄭、衛靡靡，禮俗以傾。會齊於禚，天宇晦暝。孰知千載，是
心猶明。懿矣淑婉，居然性靈。爭芬昧谷，競節高冥。有赫管彤，於昭汗青。子政作傳，
元凱翼經。無微不顯，靡幽不呈。鐫辭於石，以紹前人。

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

孺人姓郭氏，長洲人，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，處士諱某之孫，太學生諱受益之子；
歸陳氏，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，太學生大雅之妻也。年四十有四，以嘉靖三十四
年七月二十九日卒。太學君爲治葬事，遣其子良謨來請銘。

初，孺人始歸陳氏，太學日遊庠舍，不能治生產，幾無以自贍。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，田肥美，歲多收。爲捐嫁時衣被財物，買田廬。每歲之冬，卽往收穫。苦寒迨春，而面嘗皸瘃。凡賓祭補紉饘饔，一任其勞苦。時節縮而用其仂，纖麗之服，珍華之飾，屏去不御。親黨有邀爲宴會者，曰：「飲酒非婦人事。」輒謝之。辛勤二十餘年，家用可以給。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，滿次謁選，當爲州縣官，不日有祿養。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，亦既有成矣。一旦構危疾，自知其不起，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。言始爲婦以至于今，其勤勞如此。若操舟渡江，舟中之人僅已登岸，而操舟者沒焉。因唏噓不自已。家人度爲櫬須若干直，孺人聞之，卽曰：「吾不須此木，當若干直可也。」又曰：「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。然不欲費，但得片石，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。」

予聞而傷之。孺人以女子，有志於名後世，夫豈爲區區之名，卽其平生之志，有不容沒沒者。予讀谷風之詩，蓋夫婦之變也。其稱所以爲其夫者曰：「就其深矣，方之舟之；就其淺矣，泳之游之。何有何無，黽勉求之。」至於旨畜以御冬，甚微細者，亦自言之亶亶不厭。千載而下，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。其亦可悲也已。孺人生子男二人：良謨，長洲縣學生；良策，尙幼。女子一人，適李春陽，吳縣學生。孫男女二人。其葬在武丘鄉，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。銘曰：

郭世巨族，居差方里。大臚貶封，亦以貴起。來嬪陳宗，實相厥美。致其畜藏，勤志自喜。悲彼褸衣，不能爲婢。一世之志，迫于短晷。不承其享，貽後之祉。

顧孺人墓誌銘

嘉靖二十七年，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。又明年，舉進士，官鄱陽，孺人尙在殯。尋以中憲之喪還家。明年治葬事，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。寔三十二年某月日也。子善先期來請銘，其子堯俞從予遊，每念其母，輒流涕，曰：「吾母賢，非夫子其誰宜銘？」嗟夫！富貴壽夭，非所以論賢者，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。然世恆以是爲幸不幸，相與爲悲喜，亦夫人之情哉！沈氏世以詩書名家。中憲趾美前武，三爲二千石。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，一時同官黃門，並貴顯矣。孺人托於兩家，得子善以爲之壻，孰不爲喜？然孺人未及笄，屬給事捐館舍，哭泣悲哀，幾不能以生。後每追慕顧念，有終身之悲。而子善爲諸生，悒悒不得意，孺人與共勞苦，有雞鳴警戒之志。及遊兩京太學，遂魁畿甸多士。又再試不利。比及第，孺人幾及見之，而先以死。蓋富貴壽夭之數，雖父子夫婦，不能相及者，此其所以可悲也。

孺人生而敏慧，數歲，爲給事製小冠，給事喜，爲冠以出見客。常以格言教訓孺人，輒

能記。其後每稱以勗其子。爲人凝重，在父母側，不問不言，或竟日無一言。雖中憲嚴憚之。君所交遊，以文字學業相過從，卽喜，具食飲，令盡懽。苟非其人，雖杯_三茗不時至也。見其子夜讀書，輒紡績，與共燈火，用勸率之。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。中憲之官，太宜人老不能行。嘗謂中憲：「有賢孫婦，卽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。」其賢如此。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。

給事諱濟，官刑科給事中。中憲諱大楠，官至惠州府知府。子善名紹慶，今爲鄱陽縣知縣。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，得年四十。男子子二人，堯俞、堯典。女子子二人，壻王炳衡、王伯稠。後出女子子一人，妾出男子子二人，堯欽、堯文。昔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，孟嘗君爲之增欵鳴喏，流涕不能自止。予銘孺人，蓋有傷心者。銘曰：嗟夫人之婉好，宜其壽考，胡遽以歿？其行獨，而不祿。嗟夫，造物者區區以此爲仇，夫孰能知其由？

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

予少善潘士英子實。子實自嘉定來崑山，居馬鞍山岩石之間。予亦時過子實，因獲拜潘府君，氣貌方壯盛也。喜飲酒，不屑事生產。而沈孺人者，清浦大族。清浦在縣東南海

上黃浦之東，蓋俗謂之江東沈氏云。孺人去膏澤，攻勤苦，以佐其家。又以其餘力爲高樓夏屋以居，而子實得自恣游學。嘉靖某年月日，潘府君卒，其明年十二月，葬于脚襪涇之原，予嘗誌其墓。府君亡，而孺人持門戶如其存時。子實益復聚縣中俊彥，日與講肄。某縣人往往取科名，貴顯于朝，或不幸困踣于時，亦以道義爲鄉人所重，皆子實之與也。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。而幼子士賢，亦力學爲諸生。

會倭奴犯境，子實家近海，最先被兵。遂奉孺人避居予安亭舍中，予家人皆得挹其慈範。明年，寇益深，子實去之澱山湖中。孺人命舟，益遠去，之樵李，入其郭中。澱山湖王氏，予姻家也。是時從孺人行者，皆獲免；不從孺人，留者皆被害；其倉卒明智如此。兵後，家悉燬。子實稍卜新居，始以不能具菽水養爲憂。于是計偕留京師，選授處之龍泉博士。龍泉山縣，學宮皆傾圮，因留妻子侍養，先之官，除館舍，欲迎孺人，而孺人竟病卒。蓋子實非苟仕者，千里就微祿，以爲親也，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，豈不傷哉！

雖然，使子實早取科名，亦不肯趨時以爲大官。雖爲大官，亦必不藉此以爲親榮。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，蓋無憾也。予銘府君至是二十年，乃銘孺人。而予與子實亦已老矣。其又不能無感矣夫！其辭曰：

沈氏江東世名族，黃門柱後兩賢擢。孺人父肄王父輔，世稱孝子善慶渥。府君諱乾用

中字，士英、士賢二子續。女適金詡、徐應元，張來之配先母覆。孫男女七曾孫二，胤嗣蟄蟄繁祉福。己未臘月初五，七十有六齡非促。微文志墓襲前詞，明歲除日祔夫麓。

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

震澤東出爲淞江，遶吳之境而南，故吳地多以江名。子嘉世居江南，唐氏居江北，皆崑山之鄙也。相去二十里，故孺人歸于子嘉。時參知公已登進士。子嘉以兄故諸生，時爲廉吏，祿養不贍。賴國家恩澤，得以安其閭里，無呼召之擾。視先世雖以貲高里中，而數苦徭賦，今可以無事。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。孺人日饁百餘人，歲時伏臘賓親之費，不使子嘉有言，而悉自辦治。而事二大人極孝養。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，有令兄弟，又有賢婦，得以無顧念。孺人產子，舅中憲公已病亟，聞之亦喜。

初，晏恭人卒，孺人哭之哀。又哭中憲公而病，尋卒。子嘉痛之，十七年而不葬，曰：「不敢薄吾妻也。」又曰：「始吾爲生之難，今稍裕，而吾妻不及矣。」于是以某年月日，葬于千墩浦，奈字圩之新阡。子嘉名大賓。男子子一人，之榮；女子子三人，適某、某、某。又男子子四人，女一人，繼趙出。孫男子一人。余與徐韜仲，皆子嘉之姑之子。故請韜仲爲狀，而余爲銘。子嘉謂皆外兄弟，可信其賢不誣也。銘曰：

孰爲之昉，不旣其養。自我爲士，或居其上，其命也夫！今見子之長，黍稷禋祀，其永享之。

方母張孺人墓誌銘

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，將葬，乞銘于予。其狀云：

「張氏世居崑山之水墟村。曾大父諱奎，大父諱佩，父諱錦。母潘氏。父少習舉子業，長爲郡從事，不久棄去。所生女子五人，皆聰明穎慧。而吾母尤凝重貞淑，頗習小學、列女傳，能了大義。嘉靖初，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，歸。久之，先妣封孺人范氏卒，遂以禮聘焉。先是，范孺人方正賢淑，動協矩矱，人以爲女丈夫。吾母志操娟潔，動止有則，族黨內外，咸謂有范孺人之風。期年，生不肖。先君乃悉以前所樹產歸伯兄，而攜吾母子構別室以居。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，懼弗給也。治生纖悉，僅僅取足。而恆宿儲甘旨，爲吾父徵姻合朋之需，吾父得夷猶于江山綠野之間，情閒意適者，實吾母之助爲多。不肖方向學，吾父謂吾母曰：『兒年少，勿以他好奪志，卽遠大可期也。』庚戌之秋，吾父奄忽見背。吾母敬承父志，咨于伯兄，博訪名宿，延之家塾。餼幣饋遺，必加豐腆。早夜冀有成立，以慰先人于九原。未踰年，則訟役交侵。吾母于是撫不肖泣曰：『汝父不欲以厚貽汝，正爲今日。而

人情若此，奈何？所賴以自立者，惟能讀父書耳。卽汝負先人之志，吾亦何以生爲也？」遂相與大慟。不肖因悚惕痛勵。值倭警，家產蕩焚。吾母復鬻簪珥，爲延師費，不足，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。蓋自先君謝世，今十五六年中，經頓撼百出之苦，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。惟是尊師教子，則愈久而愈切。時從伯兄課試，有不愜，輒令長跪，提以大杖。吾母旣忿不肖駑鈍，又重憐之，卽投杖，號泣竟日。每夜篝燈課讀，而躬自辟纊。雖隆冬沍寒，戶外雨雪交作，猶凄然相對，不少假借。歲甲子，遘腹疾。三年不能起。丙寅，疾益甚。是冬，值五裘之誕。子姓姻戚，衣冠萃止，舉觴稱慶。吾母爲力疾強起，整衣登堂矣，而委頓不能勝。乃自嘆曰：『吾必死矣。』然自汝父見背，遺汝，中更多難，吾撫之以至于今，吾卽死，不愧汝父于地下矣。』越明年正月某日終，得壽五十有一。子男一，卽不肖範。孫女一，幼，未字。嗚呼！他人之母，母耳。使範無母，其能一日自存也哉？範今僅得成立，能備一日之養，而吾母已不能待矣。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。狀如是。

余交方氏三世矣。侍御諱鳳，與其兄奉常公諱鵬，同舉進士有名，時稱二方。侍御性豪爽，然于范孺人，頗嚴憚之。後與張孺人別居，甚相愛。舍其平生所爲業，更自建立。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。其伯兄則長史築，范孺人出也。又所爲延塾師，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，秦進士光甫，及海虞二陸，皆相繼登科第。而循道復中鄉舉，將踵二父以起。人

稱孺人主中饋，極奉師之禮，故循道痛念其母，異于他母，良然。循道事孺人尤孝。葬在縣治馬鞍山之陽，故祖墓而爲別域。實隆慶某年月日。噫，其可銘！銘曰：

懿矣慈母，又有孝子。卜從其先，惟墨食，遺後人祉。

張孺人墓誌銘

孺人姓張氏，太學生陸子徵之妻，武康令本枝之母，世爲長洲人。始，尙醫張公與子徵父如隱公，皆出贅居祥符里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。子徵名煥，與其弟燦子潛，兄弟皆有名吳中。子潛進士高第，入翰林，爲給事中。而子徵久不第。子徵爲人博雅，善著書，好遊名山水，意興所到，獨自往來，不孰何家事。家事一任孺人，孺人亦以爲治生纖嗇，非丈夫所宜與知也。至於教子，孺人亦躬自督責。以故子徵得以遊閒，而諸子學皆有成。子潛給事中言事，被謫都勻，而其孺人又病死。母胡夫人春秋高，每念其仲子得罪朝廷，竄萬里外。孺人獨共養，時以溫言慰解之，胡夫人乃喜。

孺人初爲家甚纖，及本枝中鄉舉，仲季二子並遊太學，乃喟然嘆曰：「三子俱長，吾今可以無事事矣。」遂爲之析生，獨居一室，日唯焚香禮佛。又好觀北史遺文、隋朝故事，諸稗官小說家，數爲諸子言之。本枝迎養之官。孺人一日下堂，躓，傷其左足而病。病良瘳，二子

迎歸爲壽；尋以他病，遂不起，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。年八十有一。子男三，長卽本枝，次培枝，翹枝，皆太學生。女一，適刑部主事查懋光。孫男四，某、某。女四。曾孫男女四。陸氏自冢宰公最貴，其族多著朝籍，其後出子徵兄弟。而本枝爲吏，以循良稱，其聞喪而還也，吳興人惜之。

余與本枝同年，又同官，以是年之九月某日，葬孺人於貞山，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。

銘曰：

陸於長洲，厥世遠矣。冢卿之興，綦貴而圯。黃門績文，爲時宗工。太學博雅，允宜其兄。唯是名族，宜有令母。令母頎頎，德音則有。當其治生，束之若急。及有代人，脫焉如釋。來遊武康，象服袞袞。觀子循政，式遄其歸。順化委蛇，八十一終。勒詞玄石，以詒無窮。

沈母張孺人墓誌銘

孺人姓張氏，曾祖璠，祖錦，父沂，以貲雄海上。孺人年十七，歸沈君垣。沈君自少不能治生，遇有賦調，輒轉徙避之。孺人常椎髻單衣，步從其夫。至則與女奴共操作，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覬望。沈君時大困，意不能無懟，孺人俛嘿而已。母老且病，兄鴻臚君梓在京

師，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，母以是安之。平生無疾病，一日之後園，右食指爲棘所傷，血濡縷，遂至大疾。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。年五十有一。殯殮不具，鴻臚君經紀其事，葬之吳塘之源，實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。子男二人，大有、大成。女一人。

大有從予遊，予素知孺人之愛其子，每告歸，必問所習，大有對之辨析，卽喜見于色。吾妻沈之自出，呼孺人爲嫂。然年最少，孺人嘗在他所，未嘗相見。先五月，吾妻死。孺人獨曰：「嗟乎，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？」因流涕累日。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，自遭此痛，回首平生，惘惘無可向人道者。或譏以私喪踰禮，而不知實有身世無窮之悲。聞孺人之言，而爲之屢慟焉。及是，大有來請銘，思其言，尤悲。因序而銘之。銘曰：

嗟生之厚，而數之蹇。不忤不求，君子之選。生有令辭，是以銘于茲。

陸孺人墓誌銘

孺人姓陸氏，朱君良之妻，封吉安府推官諱苓之子婦。父諱桂，母王氏；伯父諱松，母朱氏，實吉安之女弟。孺人少時，伯父母無子，養以爲己女。欲爲朱氏重親，遂聘朱君爲贅壻。久之，致其橐于陸氏之族曰蓄者，曰：「女不可以爲嗣。壻不可以爲烝嘗。必欲爲後，蓄也宜。」遂歸于朱氏。

吉安爲諸生，布衣糲食，僅以自給。及長子舉進士，選調吉安，得推封。及爲監察御史，福建副使，吉安始卒。已又爲廣西廉使，爲河南布政使，而太夫人猶在堂。孺人終始孝養，雖其兄弟亦賴之。年二十，得寒疾。自以終不能有子。爲置他姬，生三女子。已又生三男子，撫抱若一。生平無紛華之好，無夷鬼之惑；於治生尤纖，以此致饒給云。

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，得年五十九。男，邦教，娶歸氏，予從女也。邦禮，娶徐氏。邦治，未聘。女，適縣學生周履冰、楊承芳、張復祖。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，權厝于祖塋。而以某年月日葬。履冰述孺人狀甚備，予爲採次其辭，而爲銘曰：

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，非有怪特奇畸，而在于仁孝勤儉，而無忮忌之資。雖今世固有之，世人不察而不知。有其知之，視予銘詞。

張太孺人墓誌銘

太孺人張氏，故戶侯章君注之少室，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。章氏世海虞人，若虛曾祖珪，監察御史。祖格，大理寺卿。御史四子皆登朝，二季位至九列，而大理最賢。大理生注，以貲爲某衛千戶。

始崑山之東鄙曰安亭，有楊氏，亦名族。大理故與楊翁善，遂以戶侯贅于楊氏。而楊

女蚤亡。楊翁曰：「女不幸，吾不可以失章甥。」遂爲章甥娶洪氏女，如其女。戶侯以此卒居楊氏。然無子，以兄子槩爲後。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，卽若虛也。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。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，遂喪其明。倚兄子爲後者。而戶侯與兩娶，皆葬安亭矣。若虛旣舉于鄉，太孺人撫几，遶而行，喜不自勝。及爲歸化令，不能之官，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，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，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，家人恐太孺人悲哀，不以告，竟太孺人死，猶以爲尙在歸化也。又三年，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月二十七日卒，年八十有三。

初，太孺人十五而歸戶侯，久未有娠；他姬往往有娠不育。太孺人又十五年，年三十，始生若虛。他姬豐氏新寡，其父母欲嫁之。豐姬怒，斷其髮，哭曰：「奈何以女與人，食其荼，死，又易之荼，獨貴如此乎？」竟不能奪。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共處。兄子爲後者，後倅永州。先以單縣最當封，永州請移封其本生。若虛方貢在春官，意望其兄。而永州以若虛能自得之也。及若虛久不第，頗以爲慚。已調歸化，曰：「吾父母不得單縣封，當得歸化封矣。」然竟不得云。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，葬於虞山拂水巖先塋之側。若虛之葬在其北。余與若虛同學，又同舉。若虛娶陸氏，故王氏也，與余妻爲姑姪，故皆在安亭，同居王氏者數年。後離居矣，不得視其母子喪，以爲憾。銘曰：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命也爲娣，又嫠而矇，傳世紹業乃其功。母之愛子望無窮，石巉水落宰木叢，猿哀虎嘯霜山空，生兮不歸死來從。

龔母秦孺人墓誌銘

孺人姓秦氏，諱清，父諱璿，祖諱恭，贈刑部員外郎；其丈夫曰龔君河，字順之。順之父諱乾；祖諱紘，承事郎；曾祖諱理，山東左布政使，門人私謚爲清惠先生者也。孺人初歸時，舅祖方伯公已歿。舅以編戶長鄉賦。正德庚午，歲大侵，縣官不爲蠲貸，盡責之長賦，舅罄其產輸不足，則盡室以逃。孺人之旁舍，追者至，時方有娠，天大暑，閉密室中，幾暈死。順之常夜雨雪中行，身被塗泥，時就繫篋楚，血漬衣，孺人私取衣澣濯之，不使其舅姑知。順之時時出外，獨黽勉事其二親，撫教其兒。孺人本儒家女，其前世皆貴顯，數更困阨，能怡然安之。晝夜紡織不怠。性端肅，雖老，見男子，常蔽蒨。伯兄元氏知縣雷，修謹之士，每敬歎之。

始，龔氏自宋殿中侍御史猗渡江南來，遇異人，得枯杏枝，教以「樹之復生，則止居焉」。殿中君至崑山峻儀村，殖其樹，果復生，居六世，而杏已大數十圍矣。稍遷至十里所，曰青墩，又五世而方伯始顯。故縣中稱龔氏之族最久。及順之之世，而青墩之故居始失之，乃

遷徙無常處。

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乙巳，孺人竟卒于學宮之寓舍，年七十二。子二人，邦衡、邦伯。女二人，嫁王仁、高岱。孫，男二人，女二人，曾孫男一人。邦衡，卽孺人避旁舍所妊者也。少，有雋材，爲縣學生，以春秋教授鄉里縣人，尤以孺人之不逮于祿養爲恨。時殯于學宮，欲速葬，故以六月丁酉，葬小虞浦之新塋。銘曰：

殿中南徙，歷四百春。峻儀之族，始大青墩。懿茲令母，來嬪自秦。有喬者木，百歲爲薪。生無處所，歿有高墳。勒銘幽石，以俟後人。

季母陶碩人墓誌銘

季母，姓陶氏，崑山某里人。年二十一，歸于同縣季君。生子男三人，鎬、龍伯、鉞；女一人，適杭成樂；孫男四人，曾孫男女二人。年七十一而卒。

母少孤，鞠於其嫂，事嫂如母。及在季氏，撫其伯之孤如子。家常乏，以女工佐其費，至於充裕，母勤愓不休。龍伯讀書爲博士弟子員，諸公貴人愛其材，爭折節與交；龍伯亦數數造請，或頗諂之。然龍伯以爲士負意氣，立崖岸，不可於人，非通世之資，終直行其意不顧。其遊諸公間，禮數往來，必與之稱，門外常有長者車。客從季氏飲者，日十數人，費

皆取于母，母終不厭。龍伯以此益自喜。龍伯工於應主司之文，雖更試不第，人不謂龍伯拙，而謂其必自奮，故龍伯不以自沮，而母歲歲以望。

去年秋，母病，而龍伯婦支氏有娠。術者曰：「子丑之月，以喜衝，病有瘳乎？」母聞之悅，屈指顧支氏曰：「是已是已。」及支氏乳，而得病甚。母驚悸，撫膺曰：「吾婦賢孝，婦死，吾亦死。」頃之，支氏卒；母悲惋，踰月亦卒。噫，可傷也已！時嘉靖十八年三月己亥，遂以是年十一月庚申，葬於白馬涇之新阡。龍伯請予銘，銘曰：

質之淑兮，又修能也；榮祿弗膺兮，年不待也。育子之憫兮，命奚在也？銘以藏之，永不壞也。

王母孫孺人墓誌銘

太湖東北，復溢爲諸湖以十數，其東爲澱山湖，最鉅。澱山湖東北折爲溪，復小滙爲度城潭。蓋湖水之觀大矣，水欲盡而復滙，其境無窮而益勝，此吾吳之所以爲澤國，而饒於水如是。昔有隱德君子曰王復齋先生，與其子南陽先生居於潭上。父子並磊落奇偉人。予之曾大父城武公，雅善復齋先生，故至今子孫猶締婚媾之好。予歲時一至其家，多從中秋泛月湖中，或憩潭旁篁篠間，觀魚鳥之飛泳。主人爲擷嘉樹之實，采芳桂之英，瀹茗清談，

指點山旁竹木之間，二先生飲酒博奕之處，因登忠孝之堂，爲之慨然而歎息。潭東北，蓋王氏之世墓。墓之迤南，則南陽先生葬於是三十年矣。嘉靖二十有八年十月十三日，其子有親，始奉孫孺人祔焉。先期來請銘，而自爲狀，曰：

「先君諱懋德，是爲南陽先生。先母姓孫氏，卽吾家度城之近地磧礪人也。外祖諱奎，外曾祖諱源。先祖諱某，是爲復齋先生。舉進士，試禮部，未第而卒，不及見吾先君之婚娶也。祖母凌孺人，躬自督課，遣入縣學，爲弟子員。先母來未半載，祖母卽付以家事。祖母性嚴厲，鮮當其意，先母能委曲將迎，常得其懽心。晚年遘疾，宛轉牀第，幾及三載。先母親調藥食，扶持起居，終其身不倦。中年得痰疾，爲先君置妾楊氏，生一女，愛之不異己出。比先君病卒，共處一室，食則同几，臥則同衾。楊氏亦奉事惟謹，如女之事母。此人家之所難也。自先君蚤世，吾母在艱難疾病之中三十三年。於乎痛哉！」其狀云爾。

又曰：「先母八十，吾兄弟爲壽，辱吾子爲文序之。吾子又誌吾從兄邦獻之墓。知吾家者唯吾子，且又能文，茲不可以辭。」予乃銘曰：

澗山之東，度城之堦，爰有王氏，世居其間。庭有古木，堂有遺編。磧礪之孫，雲樹其連。來嬪夫子，亦婉其賢。中途背捐，疾疢纏綿。獨閱春秋，八十三年。終從厥居，何後何先。白水瀾瀾，綠草芊芊。我著斯銘，積德之阡。家其大昌，子孫其延。

朱母顧孺人墓誌銘

孺人姓顧氏，世爲崑山人。高祖諱大本，贈光祿大夫、柱國、少保、太子太傅、禮部尙書、武英殿大學士。曾祖諱良，祖諱恂，贈官皆同。考諱鼎臣，光祿大夫、柱國、少保、兼太子太傅、禮部尙書、武英殿大學士，贈太保，諡文康。孺人爲國子生朱君諱端禧字子求之妻。子求祖諱拭，雲南道監察御史；考諱紱，贈禮部左侍郎。正德中，文康公在翰林，子求應例陞國子，與孺人偕入京，居文康公館。會有詔，國子生年未二十者，令家食，及年以來。公意不忍子求行，卜之留，不吉；卜行，又不吉。公頗疑之。竟遣行。亡何，子求卒于家。

初，子求有一男子子，蚤殤。至是獨有一女子子。孺人撫孤事姑，再更三年喪，哀禮其至。已而女子子又亡。子求同母弟諱隆禧，禮部左侍郎，贈其考者也。先是以其仲子世揚爲孺人子。女亡而世揚又穉，乃攜入京，從文康公居。時文康公已爲吏部左侍郎，掌詹事府事。公尤憐之，曰：「吾女女而不婦。」蓋喜其嘗在側也。公日向親用，累遷，遂入殿閣。上遣中使至家，恩賜稠疊。公拜受，必呼夫人與女至，觀視嗟歎。蓋榮天子之賜，且以慰藉寡女云。夫人凝重有德，孺人絕類其母，常代夫人居中饋，家人罕見其言笑。向夕，屏居一

室，獨與所攜兒，對燈火，黯然淚下。竟文康公世，凡八年。公薨，隨喪還，遂老于朱氏。卒時，年六十有七。嘉靖四十年二月七日也。

子男，卽世揚。初，禮侍有長子，後亡，以世揚少育于嫂，不忍奪其母子之愛，卒定爲其兄後。男子孫一人，鶴年。女子孫三人。以其年十有二月十七日，耐子求之兆，在縣城馬鞍山之陽，裏拱字圩之先塋。文康公及第三十年間，家無死喪哭泣，獨其女蚤寡，福蓋未能全也。余嘗論之，以爲孺人當艷陽桃李之時，獨秉霜雪之操，不媿稱宰相家女云。銘曰：

夫旣弱喪，又折其萌。父耶母耶？不救其傷。其命也耶？抱空依亡，懷哺其嬰。子耶孫耶？世有宗祊。其非命也耶？是爲銘。

沈引仁妻周氏墓誌銘

孺人姓周氏，崑山人。嫁同縣沈引仁爲妻，生子男三人，友、恭、孝。引仁亡二十三年矣，恭亦已早死。孺人年六十有五，生孫男女五人而後卒。時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四日。是月二十日，葬蔣涇之原，合引仁之兆。

引仁之祖，爲王安道家壻。安道者，故縣中名醫也。繇此沈氏世傳其術。引仁少孤，孺人已歸，卽當家。時引仁醫未知名，甚貧窶。內有以養其寡母而外不乏者，孺人之力爲

多。其後引仁醫大行，家稍裕矣，而病渴，日食斗米，肉十斤。如是病者六年，醫既廢，贈謝絕無所得，于是益困。諸所須，必于孺人，晝夜勤瘁，事引仁愈謹。引仁齒盡落，不能食，孺人嘗哺之。即欲食婦人所忌食者，亦哺之無難色。引仁卒，竟撫二子，至于有立。二子能養矣，孺人猶自勞苦，不遺餘力。引仁先有所貸負，年久，主者往往棄責，或忘之。孺人皆疏記，次第以償。比死，棺斂之屬，悉手自整具。二子至無事可以盡其心，惟悲哀而已。

初，引仁與其兄不相能，兄數苦之，嘗夜使酒，登屋大噪，盡去其瓦。其嫂即來謝，曰：「兄狂乃爾。今毀瓦，吾爲葺之。」其嫂固賢婦人，而孺人又賢，每事相爲和解，故引仁兄弟卒大懽也。嗚呼，孺人之所能，可謂人之所難者矣。銘曰：

嗟沈君，藝惟醫。有廢興，命與時。惟淑媛，實相之。閱百艱，勤若斯。爲女則，視銘詩。

唐孺人墓誌銘

太學生嘉定沈君煦之室唐孺人。其先自晉陽徙上海。四世至右副都御史瑜，其季子鎧，生三女，而兩女皆歸沈氏。其長歸監察御史灼，君之從父兄；而季即孺人也。君同產兄弟六人，長兄刑科給事中炤，致政家居奉母。持三節率兄弟諸婦進拜堂下，孺人于其中

尤稱賢孝。君卒業太學，孺人從居金陵，告歸。久之，君卒。太夫人龔氏亦卒。四月中，再遭大故，持喪有禮。子兆，方童幼，保育勤至。兆多疾，每疾作，孺人輒不食飲，焚香膜拜，以祈福祐。教令紹續前業，復遣入太學。倭奴涉內海，孺人趣辦裝走入崑山，不數日，故居悉燬。明年，寇迫崑山，遂避居金壇，轉徙白下。久之，營卒爲亂，都人恇擾，還居崑山。然卒不能至江東也，竟死崑山寓舍云。

江東者，在海上，渡吳松江而東，故土人以此爲稱。有魚鹽蒲葦之利。沈氏世居于此，數百年巨室，兵燹爲之一空。孺人生貴，爲父母鍾愛。入沈氏，又富貴。一旦失偶，嫠居四十年，老又遇寇，白首流播，可悲痛也。然自寇至，多見鹵掠，孺人獨有先識，故不及于難。臨死，勅侍婢出所御服珥，分賜旁侍者，爽然不亂。以嘉靖四十二年某月日卒，年七十有八。子男，兆也。女六人，孫男一人。

先是嘉靖某年月日，權厝君于周溪，孺人從父江西按察司副使錦爲銘。于是兆作周溪塋，啓攢，與孺人合窆焉。實嘉靖四十三年正月某日。君家世行事，具唐誌中。銘曰：

吁嗟沈君，不永其齡。孺人耄矣，所悲者生。孰是長違，而同斯墳。子則成矣，有以見君。人世哀榮，委之逝波。惟有懿行，載斯不磨。

毛孺人墓誌銘

余晚而知學。里中有周孺亭先生，積德累行，余師也。蓋其道行于家矣。于是將葬其配毛孺人，而手述其狀示余，請銘。

按孺人姓毛氏，世居縣西南陳家墩。曾祖諱昱；祖諱忠；父諱震，字畏之，舉辛未進士，調新昌令。到官未幾，以疾引歸。新昌有子而夭。惟一女，以許孺亭。孺亭方齠齏，往候焉，新昌執其手而訓誨之。無何，竟卒。孺亭父南京刑部侍郎諱廣，時以御史言事，再貶于沅。孺亭從居深山中，三年而後歸，始葬新昌，而受室于毛氏之館。

孺人少從女師，通古今大義，性端重而慈孝。事姑夏淑人，甚有婦道。處娣姒間，油然而無間言。人以緩急告之，雖空乏，必得所欲。新昌爲後之子，于孺人爲從父弟，待之有加。嘗自悼終鮮兄弟，雖有疎屬，無所不厚。父有遺妾適人，而所適者亦死，孺人還之。孺亭以彼已自汗，意不謂然。而孺人曰：「是燕人也，以吾父故南來，忍使之流落失所乎？」卒養之終身。至于家之罷老，不事事而餼者，常十數人。人有悖逆，怡然受之。或與孺亭相顧咨嗟，曰：「是寧有此也？」終不復言。孺亭舉進士，試禮部不第還，卽相從觀書，問古義，了不以得失動其心。方少年，卽爲買妾，以廣繼嗣。久之未效，則增置者不一，而拊之，人人各

得其所。則又曰：「胤嗣之續否，天也。君宜知保養壽命之原。」孺人先得末疾，及是，孺亨會葬他所，還而病發，已不能言。遂以嘉靖三十六年二月丁亥卒，年五十有三。夏淑人泣曰：「前二日，新婦聞釀熟，呼婢扶持以往。首斟以奉我，詎意其至此也！」又曰：「婦能順吾志。吾老矣，望其事我。今治其後事，痛何可忍？」孺亨不事生產，孺人主調，張弛惟宜。至是殆不能以家。忽見其手書女教諸篇，因憶平日相警誡之語，悲感益甚。術者嘗謂孺亨：「子于相法當損妻。」孺亨先聘魏恭簡公女，意自謂當之矣，而竟不能免也。初，爲毛氏置後而不振。春秋祭祀，主之孺人。新昌有老母及嚴孺人，與孺人所生母，喪葬皆盡其誠焉。嗣子一人，曰邦楨。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甲申，葬于先公之兆，在縣北尉遲村。孺亨，公之仲子，名士淹。嗚呼！有道者之言，余何敢殺其辭。銘曰：

周、召、毛、原，世皆數千。新昌之裡，有女以傳，而復不延。厥德之周，祿又不讐。嗚呼！生有賢哲以爲述，其奚尤？

魏孺人墓誌銘

太常〔四〕卿夏公臬，始事成祖文皇帝，歷官四朝，知名海內。公長子承事郎諱鉞，鉞子諱景濂，景濂子諱承恩，後更諱槃，字思紹，孺人其配也。姓魏氏，考諱璧，妣姓趙氏，宋楚

王元儼之後。夏氏自太常公時，富貴雄于吳中，其後寢弱矣。而孺人兄諱校，是爲恭簡公，官亦至太常卿，爲當世大儒。兄諱庠，仕南京光祿典簿。家富貴，幾與往時夏氏埒。孺人處內外兩家興廢之間，閉門獨處，寂如也。晚年，兄與父母兄嫂相繼淪亡，日忽忽不樂，遂得疾以逝。是歲嘉靖某年月日，年若干。將葬，予表弟夏煥來請銘。

初，予之祖母爲夏公之孫，承事之女。承事沒後，外祖母張夫人依吾祖母以居，喪殯皆在吾家。祖母，思紹之姑也。故思紹與母許碩人尤往來親厚。雖孺人亦數至吾家，其後祖母謝世，吾始娶于魏，孺人，吾妻之姑也。不數年，吾妻復夭歿。自此吾與兩家，漠然無所向。回念吾祖母之亡，忽踰三紀。吾妻少矣，先孺人而亡，亦幾二十年。今而哭孺人，安得而不哀也？

孺人生子男一人，曰煥；女一人，嫁某。孫男一人。某年月日，從其夫祔于崑山城之

東原太常公之兆。銘曰：

女耶婦耶，兩太常家。居太常里，從太常墓。後千百年，其藏永固。

葉母墓誌銘

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。泛湖，徒步行二百里，從余遊。然又不常留。數往來江海間，

所至語合意，卽止數日，飲酒高歌，甚懽，卽又去江海間，人皆以爲狂生。然與余言其母，未嘗不嗚咽流涕也。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，母卒。且葬，來請銘，悲不能自止。予未爲銘，會有倭奴之難，裕亦去，三年不復見。予念裕平生好遊，連年兵亂，道途之梗，存亡殆不可知。一日忽復至，則又請其母之銘，悲泣如故。蓋江海間以爲狂生，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。

洞庭人依山居，僅僅吳之一鄉。然好爲賈，往往天下所至，多有洞庭人。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懽，猶人也。而裕母其所遭異是，獨煢煢以終其身。裕年逾四十，尙未有室家。凡生人之所宜有者，皆無之。裕自言初生時，祖母旦夕詛咒，拜其祖之主而字之曰：「葉士貞，何不以兒去？」母患之，寄之外氏。時葉氏居在澄灣，其外家在湖沙灣，東西相望一里所。外母抱裕倚門，望西山夕烟縷起，裕思母，黯然淚下。裕每道此，尤悲也。母姓陸氏，卒時年六十五。裕後娶沈氏，生子一人。予憐其意而爲之銘曰：

五湖洞庭，於是焉生，於是焉死，我爲是銘。其尙何恨，可慰幽靈。

今從常熟本。

銘辭，崑山本顛倒失韻。

docsriver 文川网
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

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

〔一〕睢 原刻誤作「睢」，依詩經校改。

〔二〕杯 原刻誤作「林」，依大全集校改。

〔三〕持 疑當作「時」。

〔四〕常 原刻誤作「嘗」，依大全集校改。

缺 页